

悟

孟瑤等著

佛教小說集



佛教小說集

2

悟

孟瑤等著

佛光出版社



□著者□孟瑤等著

□□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再版

有版權·請勿翻印·歡迎流傳

□發行人□星雲大師

□出版者□佛光出版社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☎(〇七)二五一五五五八

□流通處□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☎(〇七)六五六一九二一八

佛光書局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2號九樓之14 ☎(〇二)三一四四六五九

□總經銷□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七樓 ☎(〇二)七六三一〇〇〇轉六九三

□排版者□典雅設計坊 高雄市文武二街14號 ☎(〇七)二二一〇四二八

□印刷者□美育印刷有限公司 ☎(〇七)三一二一九七〇九

□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帳戶

□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52四號
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1 錄目

- 一〇九 □ 悟・琦君
二五 □ 髮緣・繁露
四五 □ 重生・喬霖
五七 □ 桃花開九月・胡國偉
八七 □ 三角・張慈蓮
一〇九 □ 須大孖太子的故事・黎邨
一四三 □ 大慈悲頌・杜雲之
一六一 □ 自殺者的悲歌・陳慧劍
一六九 □ 爲善最樂・宣建人
一七九 □ 喜帖・志琨
一九三 □ 皈依・鄭心本
二〇七 □ 樓上樓下・觀心

錄目



Hnd 405/12

二一七	□	永恒的友情・謝冰瑩
二二五	□	朝來寒雨晚來風・阮囊
二四五	□	母親的秘密・林海音
二五三	□	布施・曼濤
二七一	□	白狐・蕭傳文
二八一	□	畫像・朱橋

1 悟

悟



琦

君



□潘琦君女士，本名潘希真，浙江永嘉人，畢業於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，擅長詩詞。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她的散文多追憶兒時舊事與慈母之愛，於感傷中透着濃厚的宗教意味，作品問世者有「琴心」、「善姐」、「百合羹」等散文、小說集。

「家明，你過來！」

家明在屋裡整理着書籍什物，準備兩三天後搬進學校，我把他喊到面前，慈和而懇摯地問道：「在你進學校以前，願意回家看看你的父母嗎？」

他濃黑的雙眉微微蹙了一下，咬了一下嘴唇說：「如果舅舅一定要我回去，我就回去一次，可是我希望您能陪我一同去。」

「我當然是要陪你同去的，孩子。」我拍拍他的肩，心中殊為欣慰，却也有很多的感想。

家明在我家一年多了。

而姊丈姊姊就像把這個兒子完全忘掉似的，連問也不問起。倒是妻好幾次故意從他們家帶回點東西，告訴他說是他母親給他的。他對於母親的這一份關懷，似乎並不看重，他幾乎完全把妻和我看做他的親父母了，這情形使我們心裡感到很為難，對姊丈姊姊抱着無限的歉意。我雖把家明從罪惡的懸崖搶救回來，以慈愛溫暖使他回復純真善良的本性，而我却未能破除他和父母之間的隔閡。一年中，我多次要他回家探望雙親，他總是說：「舅舅，等我考取高中再說好嗎？」我知道這孩子的好勝，他不願在一無成就之前去見他的父母，我也就不好勉強他了。現在他已經考取高中，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，讓他父母親對他有一個新的認識，使他們回復親子之愛，重享天

倫之樂。

我陪家明一早坐火車去臺中，到他家時，姊姊尚午睡未起，姊丈去日月潭避暑，兩個孩子也出去玩。家裡靜悄悄的沒點聲音，我們坐在客廳裡，女傭端上茶來，向家明打量了幾眼，她並不認識家明，因為一年來，他家的女傭已換了幾次了。家明把臉轉向窗外，顯得有點侷促不安，回到自己的家，他倒像是個客人了。我笑着對他說：

「你何不自己上樓去看母親呢！」

「她午睡，我怎好去吵她。」他悻悻地說：「大概又是昨夜熬通宵吧！」

我讓女傭請太太起來，她啾啾嘴說：「不成，太太吩咐過的，什麼客人來都說不在家，舅老爺來，才請您在這兒等的呢！」

家明以懇求的眼神看着我說：「舅舅，我們還是先走吧，星期天可以再來的。」

「不行，老遠的回來，那有沒見着母親就走的。」我固執地說。

他無可奈何地坐下來，扭着手指頭。

這一段等待的時間是十分氣悶的，我取出書架上的貼相簿，一頁頁地翻着。看見家明幼年時和父母親合拍的照片，他們的臉上都浮有幸福的笑。我實難以相信，如此一個可愛的孩子會逐漸失去父母的歡心。我又翻到後面的照片，自家明兩個弟弟出生以後，就很少有家明的照片了。從這一件細小的事實上，我感到姊丈姊姊對孩子不無偏心，這可能是促成家明心理不正常的主因。

當我在沉思着時，家明過來伏在我身邊，指着他兩個弟弟說：

「您看弟弟有點像我嗎？」

「兄弟總是像的。」

「可是媽連聽人家說我們相像都會生氣，彷彿我不配做他們哥哥似的。」

我沒話好說，只得勉強笑了笑。

「其實，媽如果不那樣討厭我，他們一定會喜歡我，我也會更喜歡他們的。」他言下似不勝感慨，才一年的光陰，他似乎已長大得多了。

姊姊慢吞吞地下樓來了，她望着我和家明，微微一點頭問：「回來多久了？」

她的聲音低沉，臉上看不出有絲毫喜悅或盼待的表情，我不由得心中大為不悅，却強作笑容

說：

「等了好半天了，家明要上學了，特地先回來看看父母親的。」

「家明，一年來，你過得很好吧！」姊姊像在跟一位生客寒暄。

「我，我在舅舅家補習功課。」家明吃力地喃喃着，眼睛望着地板。

「書讀好了？」

「我已經考取了高中，我想我以後一定能好好讀書，不惹您和爸爸生氣了。」他漸漸抬起頭來，他的臉頰是緋紅的，我看得出他內心的羞慚和感奮。

「那是你自己的運氣。」她頓了一下：「其實我們生氣也是白白的，一切都靠你自己。」姊姊冷冷地，話一個字一個字從牙縫裡擠出來，我不相信一個做母親的會用這樣的語氣跟兒子說話的，我忍不住插嘴道：

「家明用功極了，他說他一定要有一點可以告慰你們的成績才肯回家來。他是個有志氣的好孩子，你以後可以放心了。」

她笑了一下，又看看家明說：「準備住校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住校也好，好在你說過的，你以後做的事，好壞都自己負責，不再連累我們了。」

「媽，那是我以前不懂事說錯了話，請媽原諒我！」

「也無所謂原諒，反正你已經是人大心大，這個家也容不下你，父母親也不在你眼裡了！」

「過去的，不必再提了。」我說：「家明已經完全改了。」

「那是他自己的事。」她恨恨地。

家明的眼睛望着他母親，半響半響，眼裡充滿着痛苦的怨望，他忽然站起來說：「媽，我知道您永不會喜歡我，相信我可以做個好人的了。今天我回家來是舅舅的意思，如果您不願意看見我，我以後不回來就是了。」

「家明！」我連忙喝止他。

「好，」姊姊氣得嘴唇打哆嗦：「你這就給我滾，你不是早說不要我們管了嗎！你爸爸爲你氣得半死，你這不長進的東西。」

「姊姊，你錯了，」我插嘴道：「家明今天懷着滿腔希望回來，你不該這樣對他的。」

「你還怪我，」她霍地站起身來：「你既這樣了解他，你就帶他走吧！」說着，她就顧自上樓去了。

家明臉色蒼白如紙，雙手蒙住臉，痛苦地哭了起來，我撫着他的肩說：「坐下吧，忍耐一點。」

「不，我要回臺北去，馬上就走。」

「住一晚吧！明天她就好了。」

「永不會的，舅舅，我原是不該回來的。」他竟起身跑出大門，我不得不追了出來，知道強留他也是無補於事，只得先陪他回臺北。

我們快地坐在車廂裡，半響無語，家明嘆了口氣，聲淚俱下地說：「舅舅，您看她可有一分一毫憐惜我的心呢？難道我就不能洗心革面，做她的好兒子嗎？我年紀還這麼輕啊！」

我緊緊抱着他的肩，以最柔和的聲音安慰他說：「家明，不要失望，更不要對她抱怨，她是你的母親，她總是愛你的，今天她對你這樣，是因為你過去使她太傷心了。只要你以後照常回家，她自會漸漸明瞭你的。還有你的爸爸。」

「我爸爸？」他茫然地望望我：「他會願意看見我嗎？」

「怎麼不呢，他一定是記掛你的。」

「如果不是您勸他，恐怕他早已登報聲明和我脫離父子關係了。」他苦笑着。

「就是成就佛陀的人，回家時，他的父親去世了，他還爲他擔棺，父子關係是天生的，怎麼脫離呢？」因爲我信佛，常想用佛法來感化他。

「總之，他是比媽更嫌我的。」

「別這樣想，孩子，一切都在自己，我相信你是愛他們的。我希望你將來能會讀報恩經和地藏經，你就知道怎樣對待父母了。」

「我但願我還是幼童，我也不會念經，最好懵懵懂懂地什麼想頭也沒有。」他又嘆了口氣。

二

我送家明進學校，陪他註冊辦妥一切住宿手續，又去訪晤學校當局，把家明的情況開誠地告訴了他們，請他們特別給予他愛護關注，使他受創的心靈不致引起感觸。安頓好一切以後，我才對家明再三叮嚀地離開了他。

回到家中，發現案頭擺有一個竹製筆筒，上面刻着一枝墨竹，筆筒裡插有一張字條，我抽出來看，原來是家明寫的：

「親愛的舅父母：我不知當怎樣報答您倆對我的再造之恩，以後唯有努力學業，堂堂正正地做個人，以求不負所望。」

自有記憶起，我從未享受如許的幸福和情愛，一年來，您倆使我意識到自己的重要性，懂得做人責任，和在此中所獲得的快樂。

我一定聽您的話，不抱怨父母親對我的冷淡，是我過去的行爲太使他們傷心了。希望我能有點成就，回去見他們時，爸爸能取下掛在嘴角的烟斗對我問長問短，媽能以慈和的笑臉相迎，不再像前天那樣給我冷水澆頭了。

我永遠不能忘記昨天在佛教堂裏聽到一位法師的訓示，他說，竹子虛心而挺直，一節又一節地向上長，繁枝茂葉，四季長青，是多麼值得做榜樣。我所以特地做了一隻筆筒，並刻上簡單的幾筆，敬贈您倆永留紀念。竹子的質地是堅韌的，我也會一天比一天更堅韌的，您放心吧！」

我萬分欣慰的讀着信，家明終於信佛了。我雙手撫弄着筆筒，悠悠然回想着家明來我家前的一切情形，我想起那次送他到法院時的情景，我真難以置信，這樣一個惡習至深的太保孩子，如今會變得這樣善良懂事，尤其他現在自動的去研究起佛學來了，我對自己滿意地微笑了。

那一天，家明被傳到法院應訊，他彎着身子，搖擺着兩隻肩膀滿不在乎地跨進法庭。一雙烏黑的眼睛直瞪瞪望着臺上，倒是頗爲埋直氣壯的神氣。

「馮家明，您怎麼偷同學李大中父親的西服？」法官點呼他的名字後，辭嚴色厲地問他。

「我沒有偷，是李大中自己拿的。」家明把眉毛一揚，大聲地抗辯着。

「不是你們商量了一同偷的嗎？」

「沒有商量，是李大中要我陪他回家，向他爸爸要錢，正巧他爸爸不在家，我隨着大中走進他的臥室，看見一套西服掛在衣架上，大中伸手摸摸口袋裏沒有錢，對我伸伸舌頭說：『就拿這件衣服怎麼樣？』我點點頭。我們就悄悄地拿着它從後門溜出去了。」

「你點點頭，就是商量着一同偷了，你還說自己沒偷。」

「我想李大中拿他自己爸爸的衣服有什麼關係呢？況且他實在急等錢化。」

「你們做學生，不好好念書，却在外面亂花錢，你們把衣服當了多少錢？」

「一百五十元，大半還了麪館的賬，剩下的我們一頓吃光了。」

「你不覺得這樣做是錯誤的嗎？」

家明把頭偏向窗外，牙齒習慣地咬咬嘴唇，沒有回答，法官又大聲喝道：

「你站好，我問你，你以前犯過幾次案了？」

「兩次，一次爲了借同學的自行車沒有還，一次打架。」

「這是第三次了，你十幾歲，就犯了三次案，你不覺得羞恥嗎？」

「每次都是沒辦法，賣自行車是因爲家裏不給錢，打架是因爲自衛。」

「你倒是真會強辯，這次又爲什麼呢？」

「這次是爲了幫李大中，我覺得大中的爸爸太小氣了，我打抱不平。大中很可憐，在學校裏受同學毆傷，都是我保護他的。」

「你們這種太保行爲，還自以爲是英雄呢！」法官十分生氣地說，可是對家明那一派滿不在乎的神態，又感無可如何。

「你在什麼學校讀書？今年幾年級了？」

「在××中學特別班，這學期要初中畢業了。」

法官聽了，知道那是專爲教訓太保學生而設的特別班，他用力抿了下嘴唇說：

「你知道你被判徒刑，就要影響你的學業嗎？」

「知道，所以我請求法官原諒。」

「我原諒你，法律不能原諒你，你既知道錯，爲什麼要一而再，再而三地犯呢？」

「第一次，我心裏也很難過，以後就不覺得了。」

「你應當及早改過，還來得及，不然的話，做壞事成了習慣，你就無可救藥了。你想你有一個好好的家庭，父母親都希望你學好，你不應當自暴自棄……」法官語重心長地曉諭着家明，家明低下頭，濃眉毛漸漸成一條線，雙手使勁拉着褲袋，我看不出他內心是慚悔，還是聽得不耐煩。

「你常常做不正當的事，你想你父母親心裏多難過呢？」法官又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臉上浮起一層奇怪的神情，嘴角微微一翹，似乎是對自己或旁人的調侃，十六歲的家明，此時看上去就像飽經世故的成人了。

「你不以為你的父母親關心你嗎？」法官也擡起了眉頭。

「他們關心的是兩個弟弟，不是我。」他忽然大聲地說。

「啊！」和我一樣，法官顯然也吃了一驚，他諦視他半晌，想問什麼又忍住了，他拿起筆在卷裏批了幾行字，然後慢吞吞地問：

「你還有什麼話說嗎？」

「沒有了，只請求您判輕一點，我實在怕坐監牢。」

「你去找個五千元的舖保，聽候×月×日宣判，現在退庭。」

我爲他覓好舖保，等候宣判日期到來，心中焦急萬分。我不知道法官會不會寬恕他，給他最輕的處罰。如果判處徒刑的話，他的畢業眼看就成問題了。家明對於自己的事似乎不太注意，他只是顯得非常沉默，除了上課整天躲在屋裏，呆瞪瞪地不讀書也不做其他任何的事，我和妻深怕他悶出病來，却又不顧在這時候多訓斥他，引起他心情上更大的不安。奇怪的是姊丈姊姊，他們對家明竟是不聞不問，像是毫不相干的樣子，我深恐這情形對家明的心理會有不良的影響，因而故意問他：